

春

张永春

岑

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我们刚到山口,春风就在那里候着,一望见我们,却又像见了陌生人就害羞的大姑娘,扭头就向山里跑去。

她跑过山脚的时候,还顺手撩起柳树刚染成绿色的长发,正在梳妆打扮的柳树伸手想扯住她,拦住她,不料还是被她从树的间隔中逃走了。她们的打闹惹得一旁各色野花哈哈大笑起来,有的笑得弯下了腰,有的笑到全身颤抖,就连远处的白杨树先生也乐呵呵地看着热闹,不自觉地拍起手来。等春风一溜烟拐进了前面的山坳,没了踪影,柳树们才喘了会儿粗气,慢慢平复了心情,一切又恢复了宁静。

等我们追随春风的脚步赶到山坳的时候,才发现春风已经把整个山坳以及旁边的大山都唤醒了。阳光下,眼前一片春意盎然。一条嫩绿色青草织成的绸缎从我们脚下荡漾出去,随风飘上山坡,围在了远处的半山腰上,最后用两棵松树把这条绸缎打了一个大大的福结,就如同给大山穿上了一件绿色的拖地长裙。在微风吹拂下,长裙飘逸灵动起来,让威严了一冬天的大山在初春季节显出一种别样的妩媚来。

长裙上,几只蝴蝶聚拢在一丛早开的花草旁翩跹起舞,蝴蝶们一会儿亲昵一下花儿的脸庞,一会儿又在花儿的耳畔呢喃着甜言蜜语,像极了热恋中总是亲密无间的小情侣,有点害羞又有点肆无忌惮。只有蜜蜂们一边辛勤地忙碌着,一边顺带叫醒还在沉睡的山中精灵。这不,一只灰色野兔好像刚刚才收到蜜蜂传递的春的讯息,从草丛里探出脑袋,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它跳上一块石头,睡眼惺忪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看我们走过来时,它呆望了一会儿,才

好像忽然反应过来,仓皇地跳下石头又钻回草丛里,逃得没有了踪影。

山坳的尽头有一汪水潭,潭水清澈,几尾小鱼嬉戏潭底,靠近山体的水面上还有未融化的薄冰。水潭上方的岩壁不断有水渗出,慢慢在岩壁下方一块凸出的地方形成一颗晶莹的水珠,就像岩石流下了一滴剔透的泪。水珠映照着周围的景致,像是在里面镶嵌进一个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我想那童话里一定也有潭底那几尾鱼儿美妙的梦吧。随着水珠越积越大,最后终于叮咚落下,鱼儿们的美梦也伴随着被摔得稀碎。从梦中惊醒的它们一个激灵,就从潭底藏身于冰下。沿着旁边的小道登山时,才发现路边时而山涧水流潺潺,时而甘泉汨汨流淌,应该就是刚才那水潭的源头吧。

春天的大山是热闹的,侧耳细听,有花瓣绽开的声音、小草们交头接耳的声音和各种生灵欢呼歌唱的声音。从冬眠中睡醒的松鼠从洞里钻出来,刚伸完懒腰,就开始在树上欢快地上蹿下跳起来,震得树枝上几片去年留下的干叶子沙沙作响。不远处,在向阳的枝头上,几只花喜鹊叽叽喳喳地大声聊着天,像是要把一冬天没有说的话赶在今天太阳落山前讲完,却又因为互相抢话头而大吵起来,吓得旁边听闲话的麻雀们啾啾着飞过山坡,赶紧躲到山的另一边去了。

就在此时,一阵古朴悠长的钟声飘荡过来。循声望去,透过几枝翠竹和开得正好的桃花,可以看到前面半山腰上,一座松柏掩映中的古寺,露出红褐色的屋檐和青灰色的殿底。真羡慕这古寺中的修行者,他们一定是参透了生命的真谛,才可寻得如此一方天地。每日沐浴着草香清风,静享着天地馈赠,隐没山林,皈依自然,何其快哉!这么说来,春天的大山又是寂静的,它远离尘世喧嚣,让人心灵安宁。

在山顶,找块平整厚实的草甸躺下来,仰望穹苍,湛蓝如洗,竟寻不到一丝云彩,如同面对一片汪洋,给人一种时空颠倒的错觉。大山反而像是从天空倒挂下来,我们正从大山上俯视大海。闭目假寐,当微风拂过耳畔,自己就像一棵正在午后暖阳中打瞌睡的小草,在春风摇曳中做了一个短暂却又漫长的梦。梦中的大山是一片生命的绿色,花儿竞相开放,蝴蝶自由飞翔,鸟儿呼朋引伴,呼吸中充满淡淡的草香、甜甜的花香以及暖暖的阳光味道。梦中还可以听到春风在山里撒欢的声音、昆虫振翅的声音、万物生长的声音,那声音焕发着勃勃生机,且带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春天的时候,就到大山走走吧,那里不但有生命、爱和希望,还有宁静、平和与喜悦。

(单位:杨凌示范区公安局)

出发啊,出发

许全保

春雨随风飘洒
淋湿残冬的尾巴
种子拱破泥土
萌出鲜绿的嫩芽
出发啊,出发

人间万象更新
神州处处如画
锦绣愿景在望
新时代的车轮驰骋天下
出发啊,出发

高楼的蓝图已经绘就
桩机轰鸣是出发
远洋的货轮已经满载
缆绳解开是出发
一程走完
瞻望前路是出发
夜色消遣
旭日东升是出发
从猿到人 化蛹成蝶
顽强追求是出发
出发啊,出发

胸怀着炽热的憧憬出发
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出发
驱散迷茫的烟雾出发
跨出胜利的光环出发
站在崭新的起跑线出发
登上更高的山峰出发
累了,歇歇脚,擦擦汗
又出发
偏了,静静心,正正方向
再出发
出发啊,出发

不出发目标不能到达
不出发誓言就是空话
宁可挥汗流血
只为奋力前行
不要落泪零涕
因为蹉跎年华
趁东风正劲
高高扬起风帆出发
恰臂力方道
重重擂响战鼓出发
出发啊,出发!



在丝路

群雕前

薛文德

坚毅的目光 坚定的脚步
跋涉 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
远行 不只为一道圣命
风沙漫漫 挡不住前行的视线
荒原无声 有戈壁滩别样的风光为伴
驼铃声声 驱走旅途的孤寂
水贵如油 润了天边的劳顿

狼烟 在猎猎旗帜中隐去
篝火 温暖了草原的夜晚
躺下去 一道灰色的闪电

向前行 岁月在遥遥之旅没有留白

当先进与文明的种子
在蛮荒之野落地生根
是否有人还记得
曾经客死他乡的探路者
那些携带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
最终回归中原的汉子
被后世尊奉为 丝路天使
就连当初他们的坐骑

也被冠以沙漠之舟的美誉

许多年过去
一串灌满沙子的脚印
长满了绿草鲜花
在一组黑色的雕像前
有人驻足凝神 有人拍照留念
我知道 他们不是在仰望和平
就是在感谢繁荣

(单位:咸阳市勘察测绘院)

童年记忆

周娅琳

杯子里带回家,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到铁皮炉子上烤,看着晶莹的雪花一点一点融化,这简简单单的物理现象,却让我乐此不疲。一个大雪天,我哼着歌、蹦蹦跳跳地向屋后的菜园走去,孰料水泥柱上结了一层冰,毫无防备的我脚一滑,径直掉了下去。幸亏我年纪小、反应快,往下坠落的瞬间,“身手敏捷”地抱住布满冰碴的水泥柱子,顾不上刺骨的冰冷,不敢松手,拼命呼喊:“救命啊,救命……”撕心裂肺的求救声如尖刀般划破了冬夜里的寂静,刺耳的呼救声惊动了整栋楼。人们乌泱乌泱地向我赶来,冲在最前面的是我的爸爸和姚叔叔,看到我的狼狈样子,一把把我拉了上来。

惊魂未定的我边哭边说:“爸,水沟那边有个大王八。”周围人都蒙了,一齐向水沟里望去,在路灯的照射下,果真在黑黝黝的水沟边上趴着一只大甲鱼,可能那家伙被我的“闯入”吓到了,一动不动的,没费什么力,姚叔叔将它轻松抓获。当时有人问我,明明在喊救命,怎么还有时间发现甲鱼?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感觉那只有只甲鱼,至今想来也匪夷所思。闲聊时,爸爸说可能我对于那次被咬时的印象太深,条件反射感应到了吧。

湖北的天气潮湿且炎热,家附近有个琵琶湖,一到夏天,大人、小孩都会去琵琶湖里玩水消暑。妈妈在我胳膊上拴了两块白色的泡沫块就当“救生圈”了,我正兴高采烈准备玩水,没想到妈妈却在湖边给我洗起了头发,任我如何抗争皆以失败而告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小伙伴们在水里嬉闹、玩耍。

如今在西安这座城已经生活很多年,却始终难有融入感,相反在湖北生活的那段童年记忆,至今难忘。(单位:陕西工人报社)

父亲的白发

李一唱

“唱唱,你看你爸有什么变化吗?”我莫名地摇了摇头,母亲接着说道:“没发现吗?你爸头发白了好多。以后打电话,记着多和你爸说两句话。”仔细想想,好像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好像真的长大了,不再需要父亲为我遮风挡雨。可能是在我上大学离开家的时候,看到父亲默默转身离开的背影;也可能是我毕业找到工作搬家时,在抬纸箱的那一刻,看到父亲那微微佝偻的后背;也可能是在放假回家后,父亲小心中带有讨好似的,拿着手机凑到我身边,问我新下载的应用如何使用。而我依稀能够回想起相同的场景,在年少时,当我将玩具汽车弄坏后,跑到父亲身旁,在泪眼朦胧中,

父亲耐心地陪在我的身旁,将玩具拆开修好。渐渐的,我已经不再那么需要父亲的保护,也不再将父亲的话奉为圭臬。当一通电话从西安打到故乡时,面对可能急匆匆跑来接电话的父亲,我只是轻飘飘地说道:“爸,我妈呢?”却全然忘记了那边已快白发的父亲,因为看到自己孩子电话的高兴劲儿被我忽视,而暗自神伤。这些,我都不自知,直到这次回家,听到母亲的话,我才发现,原来仅仅一盆不是很重的盆栽,父亲挪动起来都会如此费力。此刻,我才晓得,这些年来,曾经那个无所不能的男人,却也被岁月折磨得老了。还记得那是一年级时的一个傍晚,父亲骑着摩托,当我在背后用手环抱着父亲的腰,抬起头,那面宽厚结实的背影,曾是我的整片天空。当清茶饮尽,手指的冰凉将我回忆中带回,把已经喝空的杯子放在桌角。伴随着氤氲空气中还未飘散的青雾,我端坐桌前,郑重地落笔。(单位:陕煤物资集团)

春至西安

同亚莉

西安的春天来了,与其说它是伴随着一场全国范围的雨雪天气来的,不如说是伴随着大雁塔、大唐不夜城的灯火和摩肩接踵看灯火的人们来的。

最近全国大范围“倒春寒”,天下着小雨,气温有所下降。眼前还残留着一些冬天的痕迹,但仔细看,草坪上的小草已冲破了泥土,露出了新绿,路边的树木也争先恐后长出新芽,处处已显露了春意。湖面前段时间还漂浮的、泛着淡白色光的薄冰已不见了踪影,湖水在微风吹拂下,波光荡漾。

虽然春风浩荡,春雨淅淅沥沥,但却不像冬日那么寒冷。大街上许多人都脱了厚厚的冬装,穿上了轻便的、艳丽的春装。雨后天晴,春光明媚,古城的天空白云飘飘,街道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忙的景象。

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大雁塔、大唐不夜城的人流如潮。每到下午三四点,其附近的几条道路就骤然变得水泄不通,拥挤不堪。交警开辟了路边一侧甚至两侧停车带等一系列便民措施,对外地车辆违停也是善意提醒,而不是粗暴地贴条罚款;各个热门景区也倡议市民错峰出行,把方便让给外地慕名而来的游客。这一举措,收获了不少网民和市民的支持和点赞,也体现了西安的城市智慧、传承了汉唐文化的精髓。时间很快到了正月二十,想来这些景区可能人流量减少了,便携家人一起去游玩。可到了大雁塔和大唐不夜城,呈现在眼前的还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举步维艰,只有从人

流的空隙穿行。难怪网上戏言,这个春节,中国十四亿人,有七亿人来到了西安。

这是自2020年以来,西安最火爆的年份。人们终于从病毒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告别了蜗居的房子、封闭的小区,走向了街头、走向了远方。这理应是人们正常的生活,人间正道。

是啊,三年疫情,浇灭了很多人观光旅游的念头,影响了多少实体经济的发展,人们不能正常出行甚至正常工作和生活。

记得2020年除夕,封控在家,吃完年夜饭无事,我开车去大雁塔绕了一圈,想看看封控后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结果,黑黢黢的夜里,大雁塔广场和大唐不夜城只有零星的灯光暗淡无奈地亮着,有几个交警在路灯下值守,却没有一个行人。仅有的几辆车也是迅速通过,这和脑海中热闹红火的记忆相比,当时的反差感相当震撼,那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我的眼里瞬间充满了泪水,心情十分沉重,为沉寂的、无生气的春节,为大众苍生的健康和安全。

如今,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又回来了,几经波折,几经努力。虽然还“草色遥看近却无”,但春天的脚步确实是来了,到了田间,到了树头,最终会“无边光景一时新”,这是谁也挡不住的脚步。

我想,春天来了,除了万紫千红的景色让人憧憬外,企业的经营、国家的经济、人民的生活也将繁荣起来吧!(单位:陕汽控股)



春耕 葛洪彪 绘



含苞欲放 李昊天 摄